

美文精选

的是会不自觉地沉醉其间。艺术的修养与音乐的生命一同成长。阅读这些名家名篇，仅可以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



延边人民出版社

当代阅读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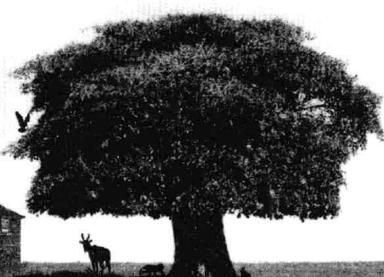
名家名篇

王俊◎主编

DANGDAI
YUEDU JINGDIAN

美文精选

的修养与
。阅读这
以受到文学
是会不自觉地沉醉其
术的修养与青囊的生
长。阅读这些：名家名
可以受到文学艺术的熏
的是会不自觉地沉醉其
艺术的修养与青囊的生
成长。阅读这些：名家名
仅可以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



延边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学作品中，选取了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文章，帮助读者提高高读者阅读和写作能力。它们或抒情，或叙事，或咏物，或写景，或怀旧，或悼念，融情与景、人与事、光与色于一体，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阅读经典/王俊主编. —延吉:延边人民出

版社,2004.8 (2008.10重印)

(名家名篇·美文精选)

ISBN 978 - 7 - 80698 - 256 - 3

I. 当… II. 王… III. 散文 - 当代 - 青少年读物 IV. 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319 号

当代阅读经典

名家名篇·美文精选

主编:王俊

责任编辑:安石峰

封面设计:揽胜视觉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

印刷: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字数:2800 千字 印张:218.5

版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0698 - 256 - 3

定价:327.80 元(全十一册)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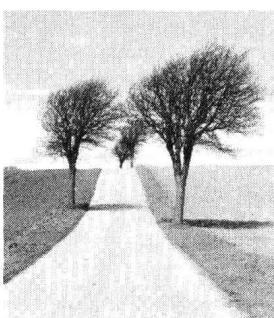
美文是精粹的，也是纯美的！美文总是以最简洁的文字、最真挚的感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从本书所选的名家美文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生活、对艺术、对大自然、对动物等诸多的感怀和真诚阐释。

如贾平凹的《语画·土地之神》，写陕南一个小镇镇长，与当地群众如一家，他在群众面前没官架子，群众在他面前不做假，寥寥几笔将这个镇长描写得生动深刻，发人深省。

又如陈忠实的《三题任世德》，作者阅读一个普通人任世德的传记《一路走来》，从中感悟出“正直和善良是一个人品质和精神的基石，不受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左右，若受到这些因素左右了，正直和善良的色泽就会消失”。

再如席慕蓉的《花事》，作者写道：“荷花刚长出新新的叶子来，我手上拿着诗集，心里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快乐，觉得很平安很满足。”“对我来说，读诗和写诗也和荷花荷叶一样，每次都能把我领进那一个不大一样的世界里面去，在那里，心中没有任何的负担，我只是喜欢反复温习那一种恍惚的甜蜜和忧伤。”从这些优美的文字中读者可以和作者一起感受那美好的诗画一般的意境。





目 录

A辑 名家欣赏

大凡艺术作品,比如一首诗,一支歌,一篇文学作品,当然也有画,其中都有秘结的。

鸟在枝头上叫,不要问它在叫什么,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

贾平凹近作欣赏

语画	贾平凹 / 001
散文之悟——以贾平凹为例	谢有顺 / 016

李敖近作欣赏

我的原住民意见	李 敖 / 022
散文之力——以李敖为例	谢有顺 / 030

李国文近作欣赏

话说张居正	李国文 / 034
桐花季节	李国文 / 044
散文之散——以李国文为例	谢有顺 / 050

铁凝近作欣赏

遥远的完美	铁 凝 / 058
散文之情——以铁凝为例	谢有顺 / 068

余华近作欣赏

灵魂饭	余 华 / 076
我的第一份工作	余 华 / 086
散文之体——以余华为例	谢有顺 / 090

阿来近作欣赏

- 能量的故事 阿 来 / 098
直面死亡 阿 来 / 104
散文之重——以阿来为例 谢有顺 / 109

朱增泉近作欣赏

- 朱可夫雕像 朱增泉 / 114
散文之闲——以朱增泉为例 谢有顺 / 127

周涛近作欣赏

- 狗狗备忘录 周 涛 / 134
贪官九像 周 涛 / 143
散文之大——以周涛为例 谢有顺 / 146

梁衡近作欣赏

-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梁 衡 / 151
散文之工——以梁衡为例 谢有顺 / 158

卞毓方近作欣赏

- 少女的美名像风(三篇) 卞毓方 / 165
散文之识——以卞毓方为例 谢有顺 / 174

刘长春散文欣赏

- 纸墨 刘长春 / 179
散文之意——以刘长春为例 谢有顺 / 188

B 辑 名家论道

只要我们触目这些石精灵,我们眼前就会矗立起一批坚强的群像,这些用肉体生命建造起来的精神象征,给后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向度与价值指归——由短暂走向永恒。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 195
更衣记 张爱玲 / 201



- 任何事情开始都是梦 周 涛 / 208
有话对你说 韩小蕙 / 213
石头上的永恒 朱以撒 / 218

C辑 名家说人

透过萨哈夫现象,它让我们发现,精彩语言与心灵碰撞的火花是一碰就有的,也由此说明文学的真正魅力并不是吹出来的、评出来的,是与读者的心灵碰出来的。

- 新闻部长萨哈夫 朱增泉 / 223
陈瑞献现象 季羡林 / 233
刘焕章这个人 黄永玉 / 237
财富 李天芳 / 243
三题任世德 陈忠实 / 249

D辑 名家读书

知识,怎么格杀得了呢?
知识,原本就是发展着的生活的纪录。全人类的文化怎么格杀得了呢?

- 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 唐德刚 / 254
书和回忆 黄永玉 / 261
关于诗歌的严肃思考 叶延滨 / 264

E辑 名家抒情

我只是喜欢在忙碌与紧迫的一天之后,在认真地扮演了种种角色之后,可以终于在灯下,终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拂拭掉心上所有的尘埃,与另一个自己静静地相对。

名家名篇美文精选

MING JIA MING PIAN MEI WEN JING XUAN



颤巍	冯秋子 / 271
花事	席慕蓉 / 278
越剧里的爱情(三篇)	钱红丽 / 286
日常生活中的逻辑	鲍鹏山 / 291
我们是女生	龙 莱 / 296
我的婚姻	李宗奇 / 304



当代文学作品阅读经典

大凡艺术作品，比如一首诗，一支歌，一篇文学作品，当然也有画，其中都有秘结的。

鸟在枝头上叫，不要问它在叫什么，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

语 画

□贾平凹

一条线的故事

画完《一条线的故事》，我醒得了这么一个道理：大凡艺术作品，比如一首诗，一支歌，一篇文学作品，当然也有画，其中都有秘结的。秘结包括了回忆，思念，向往，或者愤恨和哀怨，我们读李商隐的诗，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所以觉得好，是因它勾起了我们自己的情事，但是，李商隐这首诗绝不是为我们写的，古人也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作家为写作而写作，他一定是给具体的人写的，一定有着一个凄美的故事发生着，遗憾的是李商隐和那个具体的人死在了唐朝，我们无可再知。

《一条线的故事》挂在了展览厅，看的人很多，都在猜想这个故事是什么。有的说画家曾经向富有的人借过一元钱而没有如愿。有的说画家可能有过一次将最简单的事处理成了最复杂的事的经历。有的说是不是画家赌博过？

“故事肯定是有，”我笑了，“可你们说的都不是。”

“那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知道呢，鸟在枝头上叫，不要问它在叫什么，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

避暑图

这是一个夏季，是太热了，天上没有一疙瘩云，阳光就像一把一把的针往地上扎。树呢，树呢？远远已经没有树了，屋外只有一棵竹，独竹。



我见到的汉子就坐在竹下避暑。他热得剃了头发，脱了褂子和鞋，恨不得把皮也剥了去。面前的土场上堆满了白棉花，那不是白棉花，是一团一团的光气越涌越大，光气中的狗都腿软了，伸长着舌头喘不过气来，墙头上的一片瓦在惊，嘎嘎地爆裂，有碎末落下去，墙下的浮土立即冒起三股白烟。

汉子一直在想，想不通的是家谱上的一句记载：“八百年前，这里是原始森林，祖先避乱于此。”这是真的吗？八百年来，少一棵树就多一个人吗？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污染吗？乱可以避而暑却没处可避啊！

向鱼问水

成语里有“与虎谋皮”，我画的是“向鱼问水”。画挂在墙上，来人总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不同的人或答：

有鱼的地方必然有水，海在哪儿，河在哪儿，塘在哪儿，泉在哪儿，人问鱼，鱼都知道。

或答：

人渴得要命，向鱼要水，鱼在陆地上都要渴死了，哪儿还有水？

或答：

人与鱼吵架哩。

其实，画就是画，看着能悦目就是了，我们欣赏鸟声还管鸟叫的是什么内容吗？

海游图

因为身体不好，我不大出远门去旅游，但心是耐不住的，常常就幻想去了某个地方。自读了《离骚》，差不多的夜晚都往星空上张望，企图能看到那风车云辇。每临一条什么河，就希望那里是洛水，有甄氏在波浪上缥缈。到了今夏，突然想着去海上，但真正的大海我是从未去过的，于是便坐在藤椅上，为自己的一次海游精心设计。

我是这样设计的：海游一定只一个人游，人多了心总不齐，出门在外闹别扭了会败游兴的。不坐船，坐一辆车，车是用这把藤椅改造的，它不需要豪华，但要舒服，我可以在上边坐着侧着或躺着，能随便打嗝儿，抠脚丫子，左右扭了脖子想看什么看什么，懒得看了便闭上眼睛。拉车的当然是鱼，鱼要男鱼，

得有力气，不要求太英俊，鱼和中国的男人一样，一旦英俊就女性化了，那是不中用的。我就坐着这辆鱼拉的车从东海到太平洋，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把它的，印度洋只转一圈就到北冰洋。

我这么设计着简直是做了一回庄子，又在纸上画出了海上的“逍遥游”。妻说你这是做黄粱梦呀！我说，黄粱梦好么，古人做梦是梦，我却落了一张画啊。

鹿 树

我的书屋很小，且一年四季从不打开门窗，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什么时候都亮着灯。屋小而严是能聚气的，空间越狭窄想象越丰富，尤其在当屋中放的那个巨大的汉代陶罐里燃上一炷香，看着一缕直直如线的青烟，脑子里就再不安分了。比如，屋外正下着雨，想雨点与雨点之间有多少距离呢？如果身手敏捷能不能现在到大街上去不被淋湿呢？又比如，门总被来访者敲响，来一个人会不会将其图像就印在了门上呢？那么，门是不是一层一层人的图像叠厚了呢？再比如，昨晚是做了一个梦的，梦见屋后有一片树林子，又好像知道这屋子是盖在古时的狩猎场上，那一定有鹿，鹿长着分叉的角，一群鹿拥在一起会不会是一片树林子呢？那这片树林子一定是鹿群了，鹿，福禄寿的禄……

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觉得有意思，就用文字记那么一段，可有些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那就画吧。

《鹿树》就是这么画出来的。

文革的故事

父亲去世已经十二年了，我时常会在梦中见到他，但梦醒起来让我数天难以安宁的是梦中的父亲总是苦愁着脸。父亲原本是乐观的人，好客，喜爱秦腔。他的一位曾同校教书的朋友给我说过，父亲习惯在夜里备完课后，和一拳头般大的面团，擀一撮面条，在小煤油炉上煮，一边煮一边唱秦腔，筷子就在锅沿上敲节奏。是“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将父亲的命运和性格完全改变了，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也曾企图自杀过，虽然他为了妻儿老小仍活了下来，后来又得到了平反，但从此他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喝劣质酒，常常就醉了。父亲最后是患上癌症去世的，他的病与心情关系极大，当我从数百里外奔丧回去，看见

名
家
欣
赏



了已经停在灵床上的他那愁眉苦脸的模样，我的泪如雨一样落在地上，以至地上湿了一片。我向妹妹询问父亲临终前的情景，妹妹说她先是看见父亲突然脸上无声地笑了一下，还以为父亲要说什么，近去看时人已经没气息了。妹妹的这一句话，安慰了我许多，心想父亲终究是摆脱愁苦了吧。在过后的百天里，我梦到过几次父亲，他都是不说话，似乎从我面前匆匆走过，脸上却还是愁苦着。我将梦境的事对母亲提说，母亲说，过了百天就不会做这样的梦了，如果你梦见你父亲穿的不是旧时的衣裳，脸上也不苦愁，那亡灵就转世了。但是，十二年了，父亲在梦中的形象仍是苦愁，这怎能让我安宁而不害怕呢？

昨天，二十世纪的倒数第二个晚上，我又梦见了我的父亲，早晨起来在床上闷了半天，窗外的马路上正有一队欢庆新世纪的队伍走过，我趴在窗口看着，想：一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吗，我的父亲，包括千千万万的人以他们的苦难完成了这个世纪的历史吗？欢庆的人群不知喊些什么唱些什么，形成轰轰嗡嗡的市声，这里边又有多少鬼魂的呼号？！就在这个下午，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召集了一伙人去他的画室品茶吃酒，说是要守这个交接之夜，但是，酒过三巡，却都研墨铺纸叫着画画，画画是我们发泄欢乐和烦恼的主要方式。我原本想画画我的父亲，画父亲昨天晚上在梦中的模样，画到一半便停笔了，我不愿意画出父亲苦愁的脸，突然涌动了画一画“文化大革命”，我奇怪的是从没有学过素描，却极快地完成了这幅画。

画完了，我把画笔扔了。

“好！”朋友们称赞着我的构图和笔法。

我却说了一句：“父亲应该上了天堂，或许就重新转世了吧，但愿他在梦中让我看到的不再是苦愁的脸。”

大家都对着我笑了，原来苦愁着的一直是我。

梅园

文学上经常有这样的事，有人写成了一本书，喜欢在扉页上标明以此书献给某某人。如此的作品仅仅是一种礼品，而礼品往往并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读李商隐的那些爱情诗，我们都好，甚至永远记住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类的句子，我们却永远不知道李商隐是写给谁的。李商隐绝对有写作的对象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文学的、绘画的、音乐的，它

都有着写作者的秘结，只是秘结无人知晓。所以，我们并不懂得李商隐，甚至不懂得除“我”之外的任何人。

八年前我进入了一座园子，园子里梅花灿烂。

那是大学里的一座梅园，我在一块石头上一直坐到了天黑。返回时，有萤虫在前边带路，它自带光，我听见了有学生在栅栏外吟哦郁达夫的诗：

曾因酒醉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友 谊

画面上站的是我，坐着的是邢庆仁。

邢庆仁是一位画家。

我们曾一起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办过书画展，展名叫《长安男人》，实在是长安城里两个最丑陋的男人。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人的长相也是这样，美人差不多一个模式，丑人之间的丑的距离却大了，我俩就是证据。

和邢庆仁来往频繁始于二十世纪之末，到现在差不多已四年。四年里几乎每礼拜见一次，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毛病，友谊日渐坚刚。我想了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都是乏于交际，忠厚老实，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里都一直孤独吧。再是，我也总结了，做朋友一定得依着性情，而不是别的目的，待朋友就多理解朋友，体谅朋友，帮助朋友，不要成为朋友的拖累。中国十二亿人，我也活了近五十年，平日交往的也就是七八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且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换，始终下来的才是朋友。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里学会了给他人掘坑的人，那些太精明聪明的人，那些最能借势的人，我是应付不了，吃些亏后，就萧然自远了。人的生活就是扒吃扒喝和在人群里扒着友谊的过程，所以，我画下了这幅画。

这样的画我同时画了两幅，一幅庆仁索要了去，一幅就挂在我的书屋，庆仁那天取画的时候，说他读了一本书，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常常温柔。

“这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他说，“你想想，事业上，精神上，

名
家
欣
赏



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想了想，就笑了。

黎明喊我起床

我在西北大学居住的时候，窗外是三棵槐，两边的稍小，中间的那棵高大，竟将一枝直伸得挨住了窗台。起先我还谋算着怎样把这一树枝砍断了去，担心着有小偷从那里过来，后来树枝上筑了一个鸟巢，才打消了念头。

我将我的书房叫：三槐堂。

我在三槐堂里写我的小说，一直要写到深夜，第二天便起得晚。鸟巢里住着一对鸟夫妻，与我相安无事。到了秋天，鸟巢里有了三颗蛋，夫妻俩不知道为什么在吵，吵得厉害就打了起来，竟将两颗蛋撞翻跌碎到地上，鸟夫也从此飞去了没再回来。鸟妻后来把幼鸟孵出，每天从外面叼了小虫子来喂。我的孩子最兴奋它们喂食的样子，老鸟在拍打着翅膀，小鸟将嘴张着，两条腿努力地往起站。待到小鸟能扇着翅膀学飞的时候，它只能飞到窗台，又赶忙飞回巢里，胆小得不敢飞下树去。但是，有一天老鸟又出去觅食了，到了傍晚还没回来，小鸟就饿得吱吱叫，我的孩子从浴缸里捞了些鱼虫放在窗台，招呼着小鸟来吃，它果然就飞过来吃了。第二天，老鸟还没有回来，我们便知道它一定是在外面出了事，或许是被人打死，或许吃了有农药的东西被毒死。我的孩子就哭了。她就一日三次在窗台上放鱼虫喂小鸟，喂过了五天，能飞高飞远了，就不再来窗台上。

这只鸟慢慢长大了，就一直住在那个巢里。它是一只勤快的鸟，每天醒得很早，就站在树枝上喳喳地叫。它一叫，我就起床了，孩子也就起床了。

我们称这只鸟是“钟表”，我们听得懂“钟表”每早在喊：“起床！起床！”

看好门户

我的老师曾给我说过两句话：群居守口，独坐防心。在人稠广众里我的话是少，这倒不至于耽怕言多有失，实在是口头表达差，常常是与人争吵，三句两句被噎住，过后了方想出当时应该说一句什么样的话便能将他镇住，悔恨不已。但是，我的心最难守住，尤其一个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有一群惊乍的野马，想功名，想利禄，想一些奸佞人如何对我欺诈和诋毁，也想一些女人是

怎样的妩媚。于是我就拿了书来看。我是不能在床上看书的，看不到一个小时便犯迷糊。犯迷糊去睡觉太耽误时间，后来寻着一个办法就是爬起来画画，画画是越画越来精神头儿，又可心系一处。

记得有一个晌午，天下着雨，隔窗望着一根一根的雨把天和地作合在了一起，心就七想八想扭成麻花了，先去厨房里找东西吃，吃罢了还不行，就提笔要画画。《看好门户》就是那天的作品。画的时候我醒悟了庙里的和尚为什么要敲木鱼，因为有节奏的木鱼声，它可以让心安静，专注诵经了。《看好门户》画的是一只狗，狗很大，几乎占据了四尺整张的纸，我想我的心门口应该卧着这样一个东西。画毕后的第三天，有朋友来，说：看门户的狗应该是狼狗，你画的狗像宠物狗，能守住门户吗？而且这只狗也心思重重，还不知在胡思乱想着什么呢！我看了看，也觉得是，却说：即便画个狼狗，心乱如虎，那也无抵于事，花花世界里做正人君子已经是很难的呀！

古城人家

这一幕我记得真切。

那是一个黄昏，我才进了西安城南门，一位极时尚的女子立即让我心魂难守。我是一个外貌丑陋又衣着粗俗，但内心精神又颇现代的人，遂尾随她走。我自信我不是流氓，我尾随是要多看她几眼，并感念着她给予我的激动和喜悦。

我不远不近地跟着她走过南大街，又走向一条小巷。我想起了唐人所作的那篇《任氏》，说是有个叫郑元的人自个骑驴在街上走，猛地碰见了任氏，一时惊艳，就策驴一会儿走到人家前边，一会儿又落在人家后边，欲要搭话，却又不敢。见任氏袄襟处掉下一条手帕，急道：哎，掉东西了！任氏捡了手帕，斜眼看他，郑元胆就大了，说，这么美的人儿，怎么步行呢？任氏并不羞怯，却笑了说：有驴的不让嘛！郑元忙翻下驴背，说：我这驴实在不配你骑的！你若肯，你坐了，我能跟在后边就高兴得很哩！任氏说：是吗？郑元说：是啊！任氏也不扭摆，说：那我真要坐了！坐上去，郑元驴前驴后颠着跑。

我不是郑元，我也没有驴，我跟着那女子进了小巷了，女人却进了一家极破旧的四合院门，再没有出来。这女人是住在败落的古宅子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有心也进去看看吧，那院门口蹲着石狮，龇牙咧嘴的，我就不敢了。



华山玉泉院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曾三次去爬华山，每次走到玉泉院，因故没有上山，就回来了。第一次在玉泉院的时候，碰着一个道士，他坐在一间开窗的小房中写字画画，许多人都去求，他是给我写了四个字：“海风山骨。”从那以后，我给人提说华山，说华山是一块完整的白石头，险其天下，是真正的山，是父亲山。

到了去年，我终于爬上了华山，在山上看到一块石刻：“太华顶上玉井莲，花开十丈藕如船。”非常地喜悦。但那次坐的缆车到了北峰，后又由北峰坐缆车下山，没有经过玉泉院。

回家后，常常琢磨：一个玉泉，一个玉井，华山是不是就这两个出水的地方，如果是，水根怕是连接的，而水又是怎么连接的呢？

今早起来，突然想着要画画这两个地方。先画的是玉泉院，画着画着画了院前的那棵树，记得那日阴冷着，大树中天而立，威风高翔其上。

月亮地

2000年在河西走廊。一日，穿过戈壁一直往南去寻找那个居住着哈萨克族人的村庄，月亮都已经出来了，才走到祁连山下。祁连山上没有树，也没有草，却十分的明洁，这使我大为惊异。“地灵有久处，山明可常游”，这是古人说的，我们就坐在那里歇息。同伴们都到一条小沟去掬水喝了，大呼小叫，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体会这身心的安妥，蓦一回头，不远处的坡畔站着一只兽。兽极安详，我招了招手，它没有动，我喊了一声，它还没有动。我认不得它是一种什么兽，揉了揉眼再看时，它转过身慢慢地走了，走了十多米远，迅疾而逝。同伴们听见我的叫声过来了问怎么回事，我说我看见一只兽了。他们问什么兽？我说是牛。他们说：不可能是牛，这儿哪会有牛呢，一定是狼，或者是黄羊。我说是牛，牛才是安详的。他们便一起说：恐怕什么兽也没有，是你幻觉了。他们这么说，我也觉得是不是幻觉了？望着一片月亮地发疑惑。

鹰

鹰仅仅是一个符号。

那是一个夜晚，我在大街的十字路口等人。人是陌生的，又是女性，但我们总是搞错方位，不断地通过电话联系。我们都是在这个不大的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平日每一棵树都熟知身影，却偏偏在这十字路口犯迷怔，简直是中了邪了！我望着头上的天，月亮是三分之二的圆，但一朵云倏忽飘过来，恰恰掩在月上。这时候有一个黑影从对面的楼台上蹿上了空中，是麻雀或是蝙蝠我不知道，而瞬间里我却认定它是一只鹰。鬼晓得哪儿来的这种感觉，我想起了写过《浮生六记》的沈三白。他是在蚊帐里吸香烟，烟缕袅袅，他说过那烟里飞动的蚊子是云里的鹤。鹰，这座城市里的鹰，今夜飞临在我的头顶，它在空中飞行了数圈，样子徐缓优美。

这一夜一定是有意义的。

人是出现了。我还在四处张望，一辆车迅疾地向我驶来。在我的意识里，街上的车都是有了灵魂的，是狼虫虎豹所变，这辆车却分明是一匹马。马有长而密的鬃，有结实滚圆的臀和健拔的腿。这马不是本地的劣等马，它应该是从徐悲鸿的画里跑出来的，是大宛的，腿上生云，背上有翅，出汗香而为血。车在我面前戛然停住，车窗摇下去，陌生人冲着我微笑。月亮在这一刻里光华了，月亮在车里，我明白天上的月亮为什么有了云掩，古老的成语原来是有着形成的原因。

我们就那么站在路边，相互交代着事情，默默分别了。原来是一位叫欣的朋友委托的一宗小事，我们的会见却如此周折，我却庄重地行事，似乎欣是上帝，这样的相见是上百年的安排，一个地球上的人等待着另一个星球上的使者。车在夜色里消失了，它真的会永远消失了吗？我伫立在微寒的风里，觉得几分残酷。惆怅地回来，睡是无法睡的，便在清洁的纸上作画，我先画着了那只鹰，再要画一匹大宛马的，但马立起来成了一个女人。我想，我们是会再见面的，因为我的志向豪华，我的远行里不能没有鹰和马。

于是，这个古老的城市将演义着一段美丽的故事。

邻院的少妇



名

家

欣

贵

她其实不住在我家隔壁，在一个城市里，是我的熟人，女熟人。那天她牵着她的孩子来见我，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紧身的有着紫红色碎花的上衣，倚在我的书架上和我说话。窗外的阳光正好，一只麻雀又落在窗户上。我说，我给你